

金瓶梅

兰陵笑笑生 原著

汤好年 缩写



出版社

丛书编辑组：李德明 奚晓青
夏祥镇 谢德风
黄 璞

本书特约编辑：何积全

封面画：乔德琬

金 瓶 梅

兰陵笑笑生 原著

汤好年 缩写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印张 4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0

ISBN 7-221-00330-0

I·83 定价：0.56元

术结构更加完整，人物描写更加细腻真实，运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等手法也更为成熟了。鲁迅先生说，《金瓶梅》“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这是极为中肯的评价。《金瓶梅》的思想艺术成就，对《红楼梦》和清代其他长篇小说的创作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充分说明它的文学价值不可忽视。如今，已有十几种文字、二十多种《金瓶梅》译本在国外流行，使它已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了。当然，该书以佛教的因果报应观点解释社会问题，不少地方恣意描摹淫秽，这些明显的缺陷是必须指出的。

话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西门逵员外的独生子西门庆，因自幼父母宠爱，向来懒于读书，不务正业；而今父母双亡，年纪二十六七，终日只是闲游浪荡。结拜的应伯爵、谢希大、祝日念、花子虚、吴典恩、孙寡嘴等九兄弟，都是一班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他们见西门庆手头有钱，又肯使，便都哄着他拿钱吃喝嫖赌。先前西门逵在时，经营着药材生意，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呼奴使婢，骡马成群，是县中一个殷实人家。如今家产已被西门庆弄了个干净，只剩下住宅未卖；药铺虽开着，本钱已是别人的了。这西门庆生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仗着父亲在日的声势，就是朝中高杨董蔡四大奸臣他也能拉上关系，所以专在县里把揽说事找黑钱，满县人都惧怕他。其妻陈氏早逝，只留下个女儿西门大姐。当初西门逵在日，就将这孙女许与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陈经济为室，尚未过门，只为西门庆亡了浑家，无人管理家务。现已娶本县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为继室。这吴氏年纪二十五六，名月娘，秉性贤能，但还未有子。一日应伯爵来家闲聊，西门庆感叹后顾茫茫，不知如何是好。伯爵道：“哥才貌双全，黄金娇妾，不

难立致！李家院儿的李娇儿有巨万缠头，现愿择人而事。若哥有心，咱从中撮合，岂不人财两得么！”两人便去李家妓院看李娇儿。果然，这李娇儿花容月貌，西门庆十分高兴。李娇儿见西门庆貌极魁伟，风流潇洒，也十分羡慕。经应伯爵做媒，不到十天就把她娶过来做了第二房。月娘心中本来懊恼，见李娇儿带来三千两银子，也就不做声了。西门庆是个贪婪之人，手头有了这么多银子，“饱暖思淫欲”，又把南街妓女卓二姐领回家中做了第三房。卓二姐模样虽好，但身子瘦弱，时常三病两痛的。

这清河县紫石街住着个武大，卖炊饼度日，不幸把浑家死了。邻家张大户见他为人本分，向来照顾他，给他房子住。后张大户得了重病，主家婆认为是受小妾潘金莲姿色蛊惑，便对她百般苦打。大户知道妻不容妾，便不要任何彩礼，把金莲白白地嫁与武大为妻，实则是作他的外室。潘金莲是南门潘裁的女儿，自幼生得颇有姿色，机变伶俐，因缠得一双小脚，故名金莲。潘裁死后，金莲被卖在王招宣府里，读书写字，学习弹唱，倒也自在。十五岁上王招宣死了，潘妈妈才将她卖给张大户。这张大户死后，主家婆就将金莲、武大赶出，于是武大赁了紫石街西王皇亲的两间房子住着。金莲嫁武大后，见他一味老实，相貌丑陋，甚是憎怨。一天，在门首杂货担儿上买了针线正要进屋里去，不料应伯爵从街上经过，见她姿色出众，便向隔壁卖茶的王婆打听是谁家女人。王婆故意卖关子不肯告诉，应伯爵只好去了。

却说西门庆做了个梦，梦见一所别墅，门上题着“一番信风二番花”七个字。进得门去，里边多是幽花细草，池中

莲花盛开，一片金色。叫园丁给自己采了一朵，正拿在手中把玩，忽听有人大吼一声向自己身上扑来，这人有些象前回在街上见过的打虎英雄，而今在县里任都头的武松；他一扑来，梦便惊醒了。西门庆感到梦很古怪，便找僧人解释。僧人说了四句诗：“一番信风二番花，指着三番姓不差；折取金莲归去后，鸳鸯楼上认君家。”暗示一个姓潘的女子跟西门庆有鸳鸯之约。这姓潘的女子是谁？经过一番曲折，应伯爵终于向王婆打听到就是前次见到的她邻家那位娘子潘金莲。应伯爵忙把这事告诉西门庆，并不顾卓二姐的病危在旦夕，硬把西门庆拉去看这妇人。他们来到县前街——王婆和武大都从紫石街搬来县前街了。金莲恰好在帘儿下站着，见了西门庆，忙用叉竿把帘子放下，不料忽然一阵狂风把叉竿刮倒，金莲手擎不住，正好打在西门庆头上，慌忙赔了个笑脸。西门庆见她光彩照人，姿色绝世，怒气早没了。金莲说了声：“奴家失手，误中官人，休怪！”便进屋去了。应伯爵附耳告诉西门庆：“便是她！”西门庆一听，忙拉应伯爵向王婆家走去。西门庆向王婆打听了潘金莲的情况，请她做媒说这头好亲，王婆又故意兜圈子，没答应也没推辞，急得西门庆火烧火燎一般。

第二天卓二姐病逝。西门庆忙完丧事才又来找王婆商量。王婆对西门庆说道：“你买一匹蓝绉、一匹白绉、一匹白绢、十两好绵交给我，由我去请潘金莲来给我裁缝。中午我请她吃饭，这时你来我家买茶吃，我就请你进屋里来坐着吃茶。我向她介绍，说你是要我做衣服的施主官人，便夸你的许多好处，你就夸她的针线活儿好。我说：‘亏煞你两个施主，一个出钱，一个出力。’我再央你拿钱好好招待这位

娘子。你给我钱，我买了酒和菜回来招待她，你就陪着她喝酒。等她吃得兴浓，你们谈得入港时，我又推说酒没了，要你再拿钱我去买酒。我出去就把门反拽上，你仍旧陪她喝酒，故意用袖子把筷子拂落在地上，你只推去桌下拾箸，却将手去捏她的脚……如果每一步都顺利，事情就成功了，如果中间一步不成就全盘失败。”西门庆听了连连赞叹：“绝妙好计！”第二天王婆就请了潘金莲过来裁缝寿衣，步步依计而行；潘金莲步步中计，终于落入圈套，跟西门庆就在王婆家里誓海盟山，兴云布雨起来。打这以后，王婆做窝主，两人每日来淫乐。不到半月，街坊邻舍都晓得了，只瞒着武大一人而已。

却说有个十五六岁的郓哥，是卖果子的，平素得西门庆一些好处，这日觅得一篮雪梨，要送去卖给西门庆，到处找他不着，人家就叫他去王婆茶馆找。郓哥来到茶馆，王婆在门口挡住不让进，说西门庆不在这里，两人由争吵而打起来，篮儿被王婆扔到大街上，雪梨滚得一地皆是。郓哥吃了亏气儿没出处，便来街上找到武大，把潘金莲与西门庆天天在王婆家厮混的事告诉他，又给武大出了条捉奸计策：“今日回去对妇人跟平日一样，只当不知道，明日少做些炊饼卖，我见西门庆去时便来叫你一同去茶坊。我先惹王婆，待她出大街来打我，你就放下担儿直奔房里捉奸，我却一头顶住那婆子，叫她顾不上阻拦你。”次日依计而行，果然顺利。武大进到屋里揪西门庆，不料被这厮飞起一脚踢中心窝，武大当即扑倒地下。武大被扶回家来，一直卧床不起。潘金莲只顾跟西门庆淫乐，哪会管他。为了让二人长做夫妻，王婆叫西门庆拿砒霜交妇人和在治心疼病的药里，将武大毒死了。西

门庆以一锭银子贿赂仵作何九，何九含糊验了尸就叫装入棺材，抬出去火化了。

却说武大兄弟武松，三月间被县令派去东京办事，要到中秋才能回来。王婆知道武松性如烈火，回来定有好戏，便给西门庆和潘金莲想了个对策：武大百日已到，把他的灵牌烧了，趁武松未到家时西门庆把潘金莲娶回家去。“幼嫁由亲，后嫁由身，古来叔嫂不通门户”，武松回来也奈何不得！所以八月初六烧灵，八月八日晚西门庆就把潘金莲娶到家中去了，收拾前边花园楼下三间房子给她住。吴月娘房中有春梅、玉箫两个丫头，西门庆就把春梅叫到金莲房里服侍。又另买两个丫头：一个叫小玉，派她服侍月娘，一个叫秋菊，派她作金莲的灶上丫鬟。金莲娶过来，做了西门庆的第五房。原来，两个月前，经媒婆薛嫂介绍，西门庆娶了孟玉楼顶卓二姐的窝儿。这孟三儿虽比西门庆长二岁，但天生丽质，是粉妆玉琢般人儿，又有上千两银子的陪嫁，所以西门庆娶来做了第三房。与此同时，西门庆原配陈氏先前陪嫁过来的丫鬟孙雪娥，今已二十来岁，颇有姿色，西门庆就收她做了第四房，所以潘金莲排行是第五房了。

西门庆娶潘金莲后两天，武松回到清河县，去县里纳了回书便来武大家看哥哥，连声叫喊，没人答应。王婆过来告诉他，武大四月间得心疼病死了，嫂子守了百日孝，没人养赡过日子，嫁外京人去了。武松从未听说哥哥有心疼病，对王婆的话有些怀疑。当晚买些果酒祭奠武大之灵，次日即遍访街坊邻舍，终于找到郓哥弄清了武大的死因，便向县里递上状子告西门庆、潘金莲、王婆谋杀之罪。西门庆得了消息，忙派管家来保、来旺携去银两买嘱县里上下官吏，结果以

“此事欠明白，难以审理”为由搁置不问。武松哪能吞下这口恶气！打听到西门庆在狮子街大酒楼上喝酒，便直奔而去。此时西门庆正和县里一个外号叫李外传的皂隶吃得上劲，忽见武松朝酒楼奔来，便推更衣走去后楼躲避。武松上楼不见西门庆，以为是李外传把他藏了，便给了他一拳，又将他从窗口扔到街心跌了个半死。这时西门庆已逃进邻家后院躲起来，武松找不着，奔下楼来又给李外传兜裆两脚，当即毙命！保甲前来清问，武松自知理亏，只好任他拴了送交县衙门。潘金莲叫西门庆向县里“多使些钱”，定要武松抵命。幸好府尹明断，说武松是个“有义的烈汉”，跟“故杀平民不同”，把他脊杖四十刺配孟州去了。

西门庆得知消息，心头一块石头落地，好不快活，率妻妾在花园芙蓉亭玩乐饮酒至晚方散。这晚西门庆去潘金莲房中歇息，春梅捧上茶来，西门庆见她有些姿色，格外喜欢。潘金莲心知其意，便说道：“要想收这个丫头，你尽管收她便了。”西门庆大喜，又收了春梅为通房丫头，对潘金莲宠爱更甚。

二

一日，隔壁的结拜兄弟花子虚摆酒宴，从李家院请来两个唱的，其中有个李桂姐，二十来岁年纪，色艺俱全，乖觉伶变，西门庆见了不觉心神摇荡，晚间就随她去院中吃酒玩耍，在桂姐房中歇了一宿。应伯爵、谢希大见西门庆有包占李桂姐的意思，便极力从中撮合。李娇儿得知要包占她的侄女，也很高兴，忙着准备首饰、衣物、箱笼之类。西门庆就

在李家院摆酒，梳笼了李桂姐。

西门庆贪恋桂姐姿色，在院中一连住了半个月，吴月娘叫小厮去接了数次也不来家。别人犹可，唯有潘金莲忍受不了单枕孤帏，无时不在大门首倚门而望，到晚归来房中，仍是凤台无伴，不免暗中饮泣。眼看到了七月，西门庆生日将近，月娘又叫玳安拿马去接，不料玳安回来哭诉道：“爹踢骂小的了！爹说：哪个再使人去接，来家都要骂！”月娘道：“不来便了，如何又踢骂小厮？恁般不讲理！”孟玉楼说：“踢小的也罢了，如何将俺们都骂将来？”金莲接了道：“十有九个，院中淫妇，和你有甚么实情！常言说得好：‘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巷！’”金莲只知说出来，不防李娇儿在窗下偷听，金莲骂她家的话被她全听见了，从此二人结下仇恨。

却说看管花园的琴童，年纪约十六岁，生得眉清目秀，乖巧伶俐，晚间就在花园门首一间耳房内安歇。金莲和玉楼白日里常在花园亭子上一处做针线活儿或下棋，这小厮专一献小殷勤，因此金莲喜欢他，常叫他进房中，赏酒与他吃。两个朝朝暮暮，眉来目去，渐渐都有些意思。这晚，金莲盼西门庆而又落空，她把两个丫头打发睡了，便去花园内将琴童叫进房中来歇。琴童起初害怕，但禁不住妇人软诱硬逼，只好依从了。自此，琴童每夜进房中来，未到天明，妇人就打发他出去。背地里，妇人还把两根金裹头簪子给他戴在头上，又把裙边带的锦香囊葫芦儿与了他。这小厮尝到甜头，便不守本分，时常和同行小厮上街吃酒耍钱，言语也失谨慎，因此颇露机关。李娇儿得了些风声便来告月娘，月娘只是不信。落后妇人和小厮夜间忘了关门，被丫头秋菊起来净手发现，次

日又将此事传出来。

七月二十七日 是西门庆的生日。西门庆从院中回来，李娇儿便把潘金莲的事向他说了。西门庆当即吩咐传唤琴童。早有人报与潘金莲，金莲大惊，忙差春梅叫小厮到房中，嘱咐千万不要说出来，又把他头上的簪子收了；一时着慌，忘了解香囊葫芦下来。琴童去西门庆面前跪下狡赖，不料香囊被西门庆发现，他抵死说那是打扫花园时拾得的。西门庆抓不住把柄，喝令：“捆起来与我着实打！”三个小厮把琴童绑了，着实打三十大棍，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西门庆又叫来保把他赶将出去，再不许进门。那琴童哭哭啼啼，磕了头出门走了。

潘金莲在房中听见打琴童，心中惊恐万分。不一会，西门庆走进屋来，金莲吓得战战兢兢，勉强在旁服侍。她刚接过衣服，被西门庆兜脸一个耳刮子，打得她跌了一交。西门庆一面吩咐春梅把前后角门顶了，不放一个人进来；一面取了根马鞭子拿在手里，拉了张小椅儿坐了，喝令妇人脱了衣服跪在面前。到了这时，妇人只得低垂粉面，哪敢出一声儿。西门庆问：“贼淫妇！你休推梦里睡里，奴才我已一一审问明白！你实说：我不在家，你与他干得好事？！”妇人哭道：

“天呀！天呀！可不屈杀我了！自从你不在家，这些日子以来，奴白日里只和孟三儿一起做针线，到晚夕早早就关门睡了，没事不敢出这角门边来。你不信只问春梅便了，有什么盐酸醋酸，她有个不知道的！”因叫：“春梅姐姐，你过来亲对你爹说。”西门庆骂道：“贼淫妇！你把头上的两根金裹簪子都与了小厮，你如何不认！”妇人道：“屈杀奴了！是哪个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妇冤枉奴！无非都是见你时常

进奴这屋里来歇，心头气恼，故拿这有天没日头的事冤枉奴！就是你与的簪子，一五一十都有数儿，现时都在，你查就是了！哪个尿不出来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头！”西门庆道：“簪子有没都罢了。”因向袖中取出那香囊来：

“你说你的这物件儿又如何打小厮身上搜出来？你还口强甚么？”说着恼怒起来，向她白嫩嫩的香肌上飏地一马鞭子抽去，打得妇人疼痛难忍，眼含粉泪叫道：“好爹爹！你饶了奴吧！你容奴说便说，不容奴说，你打死了奴也只臭烂了这块地！这香囊葫芦儿，是奴那日同孟三儿在花园里做针线活儿，因从木香棚下过，带儿没系牢，就抛落地上了。我哪里没有寻，谁知被这奴才拾了，奴并不曾与他！”只这一句就合着琴童供称的话。西门庆见妇人花朵儿般身子赤条条跪在地上，娇啼嫩语地求饶，那怒气就消去一大半。因叫春梅过来，搂在怀中问道：“淫妇果然与小厮有首尾没有？你说饶了淫妇我就饶了她！”春梅撒娇撒痴，说道：“这个爹好没说的！我跟娘唇不离腮，娘肯与那奴才！都是人家气愤不过俺娘儿们才做出这样事来。爹，你要有个主张，把丑名儿顶在自家头上，传出外边去好听？”几句话把西门庆说得一声儿没言语，丢了马鞭子，一面叫金莲起来穿上衣服，一面吩咐秋菊看菜、放桌儿吃酒。妇人满斟一杯，双手递上去，跪在地下。西门庆接了酒道：“我今日饶了你！以后我但凡不在家，你要洗心改正，早关了门户，不许胡思乱想！我若知道再有什么，决不饶你！”妇人应诺，又与西门庆磕了四个头方才安座儿，在旁陪坐饮酒。

这时，忽然有小厮来打门，说前边吴大舅、吴二舅、傅伙计、女儿女婿众亲戚来送礼祝寿，西门庆才撇下金莲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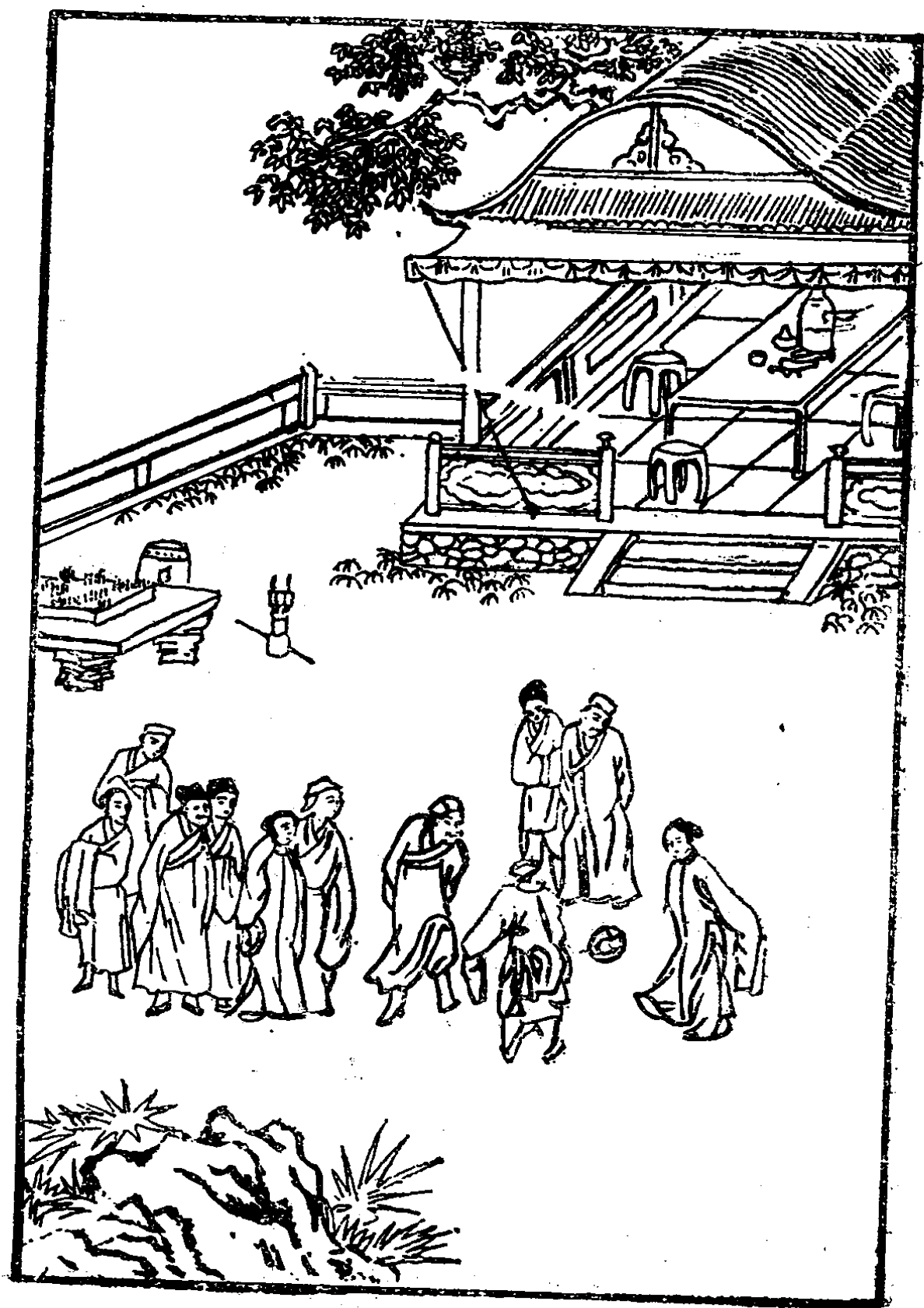
边陪待宾客。随后，应伯爵等弟兄和院中李桂姐也先后送礼来了。西门庆在前边忙着，玉楼便悄悄过来看金莲，见她躺在床上，就问端的什么缘故。金莲满眼流泪，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妇儿今日挑唆汉子怎的打我一顿。我和这两个淫妇，冤仇结得海样深！”玉楼道：“你休烦恼！莫非汉子就不听俺们说句话儿，等他进我房里来我慢慢劝他。”至晚，西门庆果然去玉楼房中，玉楼因说道：“六姐并无此事，你平白把我的小厮扎罚了！你更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把六姐屈了，岂不难为了她！”金莲在娘家排行第六，所以玉楼称她六姐。西门庆道：“我问春梅，也说无此事。”玉楼又说：“她在房中不好着呢，你不看看她去？”西门庆道：“明日去吧。”次日晚西门庆进金莲房中来，见她云鬓不正，花容倦淡。她替西门庆脱衣解带，侍候茶汤脚水，百般殷勤。临睡时又哭诉道：“我的哥哥，这一家谁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罢了！唯有奴知你的心，你知奴的意。旁人见你这般疼奴，在奴身边的多，都气不过背地里架舌头，在你跟前唆调。我的俊冤家！你中了人家的计，把你心爱的人儿下这等无情的折挫！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才害死了！往后久了自明，只要你与奴做个主儿便了！”一番话把西门庆窝盘住了，遂与她淫欲无度。

三

话说隔壁花子虚的娘子李瓶儿，原是东京蔡京太师女婿大名府梁中书的妾。梁山泊好汉大破大名府时，梁中书一家四处逃散。李瓶儿带了珠宝去东京投亲，花太监见侄儿花子

虚没妻室，便托媒人说亲，娶了李瓶儿。花太监是清河县人，告老还乡，就回清河县来住。不久花太监死了，遗产留给了花子虚。这天西门庆过来约花子虚去院中吃吴银儿的生日酒，花子虚不在家，却见了李瓶儿。这李瓶儿年纪二十三岁，有羞花闭月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西门庆一看不觉魂飞天外。言谈间，李瓶儿托西门庆在外边吃酒要劝花子虚早些回家，西门庆听了心中暗喜。这之后，西门庆常把花子虚灌醉，然后护送他回家，李瓶儿好不感激。西门庆是风月老手，一来二去，李瓶儿也有意于他，二人就刮上了。西门庆索性让应伯爵、谢希大等人在院中挂住花子虚饮酒过夜，他却抽身来李瓶儿房中淫乐。后来李瓶儿又用丫鬟迎春联络，凡花子虚不在，以咳嗽为号，西门庆就从花园窰墙过来。这事被住在花园楼下的潘金莲发觉，李瓶儿就托西门庆转送了两根御制簪儿给她，兼之金莲想讨好西门庆，也就不言语了，有时还代他望风。

西门庆和李瓶儿正打得火热，花子虚的兄弟为了分家产，向开封府递了状子，批下来，着本县捉拿花子虚问审。原来花子虚有兄弟四个，都是游闲浪荡之人，公公便将财产全交李瓶儿保管。公公死时，其他三弟兄只分了些床帐家伙去了，还有一大笔现金和珍宝之物未分，几个弟兄也不甚清楚。如今告上去，李瓶儿急了，求西门庆想办法，又将三千两银子和四大箱珍宝搬来西门庆家存放。西门庆派人找了亲家陈洪，通过他向东京杨提督和蔡太师送礼，结果判将花太监住宅二所卖了一千八百五十九两银子，由其他三个兄弟均分。一场官司下来，房子银钱都没了，花子虚好不伤心！勉强凑足二百五十两银子，买了狮子街一所房子住，搬过去花子虚又害了一场



狎客帮嫖丽春院

伤寒，十月初得病，十月二十就死了，亡年二十四岁。

正月十五观灯，西门庆来李瓶儿家吃酒，李瓶儿将终身相托，再将收藏的三四十斤沈香、二百斤白蜡、两罐水银和八十斤花椒给西门庆，叫派人搬去卖了盖房子。到五月十五，李瓶儿烧灵除服，西门庆这边花园的房子也起盖好了。正准备娶李瓶儿过去，不料东京杨提督被科道官参劾倒了，圣旨下来，送南牢问罪，西门庆的亲家陈洪也被牵连。这时西门大姐已娶过去一年多了，陈洪叫儿子陈经济和儿媳带上钱财珍宝来西门庆家躲避。西门庆安排了女儿女婿，忙派来保来旺上东京打听消息。西门庆整天担心被牵连，将大门紧闭，躲在家里，不许家人外出，娶李瓶儿的事早搁在一边了。李瓶儿全不知这些，见西门庆一连数日不来，早急坏了，派人打听，回来都说大门紧闭，进不去，不知一点消息。李瓶儿更急了，由于想念西门庆太厉害，不思茶饭，日瘦一日，害了一场大病，找了大街口太医蒋竹山来诊治。这蒋竹山人物飘逸，轻浮狂诈，诊病中常以言语挑逗，又说了西门庆许多不是。李瓶儿见西门庆久不来家，以为他生了二心，于是招赘蒋竹山，又给他三百两银子在门前开了个生药铺。

来保来旺在东京向蔡太师的儿子、祥和殿学士蔡攸和礼部尚书李邦彦等人行贿，将杨提督“亲党名单”中的“西门庆”改为“贾廉”。随后皇上又“圣心发动”，将杨提督“宽恩另处”，一场风波才算过去了。这时，西门庆知道了李瓶儿与蒋竹山的事，心中好不气愤，便叫流氓草里蛇和过街鼠把蒋竹山痛打一顿，诬他借了银子不还，揪去县里审问，叫他又挨了三十大板，还白赔草里蛇三十两银子。李瓶

儿招了蒋竹山之后，嫌他腰下无力，常在半夜将他从房中赶出来，他只得在铺子里睡。这回蒋竹山挨了打，白赔了银子，李瓶儿更容他不得，把他赶出门去了。西门庆叫小厮玳安来打探情况，玳安回去说：“她懊悔不已，还一心要嫁与爹！”西门庆便于八月二十日叫了一抬轿子，把李瓶儿抬过来，安顿在新盖的玩花楼上。一连三日，大摆酒席，只是不往她房里去。

头一晚，西门庆去了潘金莲房中。金莲道：“她是个新人儿，才来！头一日，你就空她的房？”西门庆道：“等奈何她两日，慢慢的进去。”到了第三日，打发客人散了，西门庆又不进她房中，往后边玉楼房里歇了。这妇人见汉子一连三日不进房来，到半夜，打发丫鬟睡了，饱哭一场，走到床边，以脚带吊颈，悬梁自缢。正是：“连理未谐鸳枕冷，芳魂险入九重泉。”不料丫鬟睡了一觉醒来，见灯光昏暗，便起来挑灯，猛见床上妇人悬着，吓慌了手脚，忙走来隔壁叫春梅道：“俺娘上吊哩！”慌得金莲起来到这边看视，见妇人穿一身大红衣裳，直掇掇吊在床上，连忙和春梅将脚带割断，解救下来。过了半日，李瓶儿方才苏醒，金莲叫春梅快去后边叫西门庆来。此时西门庆还在玉楼房中吃酒未歇，玉楼劝西门庆道：“你娶将她来，一连三日不往她房里去，不惹她恼么？恰似俺们把这件事儿放在头里一般，你就让不得这一夜儿？”西门庆道：“待过了三日，我去！你不知这淫妇，有些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起来，她恼不着我！你汉子死了，相交到如今，什么话儿没告诉我？临了，忽又招进蒋太医去，我不知那厮今日怎的又寻将我来？”玉楼道：“你恼的是，可她也是吃人骗了！”正说话间，忽一片声儿